

吳興叢書

泌園集

泌園集卷十五

明烏程董份著

答大行質菴孫公

公信義孚於鄉黨志操重於縉紳份雖衰朽未嘗不爲敬服而公誤以齒髮過加禮文豈菲薄之所敢當徒有抱媿昨聞行駕已迫而鄙人偶有他往率爾具書未能宣鬯乃承特賜翰教推許過當謙挹過深令人增慚無以爲喻鄙人老矣病患日劇精力日羸古人有云騏驥壯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憊也咫尺不能自前況以駑馬之資而加之旣憊之歲卽欲鞭策其又何能祇聞洛中之諭唯簌簌汗浹背耳今天子睿聖廟堂清明方

羅俊賢以資化理如公才行兼茂德望聿興譬之越冀
北之羣邁渥洼之種過都歷塊軼景超雲在此時矣份
伏林丘倘徼寵於公未填溝壑時攜短杖執杯酒望長
安而西笑拱斗極而北瞻喜雲霄之有人慶田野之無
事斯亦已足敢聞其他乎使旋甚促乘遽裁謝未罄所
欲言

與郡丞龍澄源公

份忝在部治而苦以病衰不獲時候門牆數展款曲其
於形迹可謂甚疎矣然而仰服鉅才馳遡明德則未嘗
敢有忘者公可察而亮也自公有此真意料所不期夢
想所不及而份於稱屈之意不平之懷略載前啟中不

敢更贅矣昔賈太傅當孝文求治之朝而有遷謫馮敬
通際光武中興之會而有棄遺蓋才高則忌生德修而
謗集其在古昔固有之豈特今日耶然論久則自定
事久則自明松栢不與桃李爭春而卒爲明堂之材者
以節幹素挺也珪璋不與礧礧競價而終爲清廟之寶
者以體質本殊也往而有復者理之常然屈而必伸者
道之自至又何足爲公介介哉如公清望豈久淹畿郡
而滯在江表者哉此固人之所共期而公之所可自信
者也本擬躬謁臺端奉送道左實由積悃非敢飾辭但
因涼燠不調感冒頗劇遂爾伏枕不能詣門呻吟之餘
倍增懊惱如何如何

與督學石洲林公

鄙人幸託契誼而頑兒復附門牆昔忝通家茲當臨部則雖亟圖候謁數布簡書猶未足以喻慇懃慰離闊也而偃伏田園復迫衰病未能望見顏色又不敢輒相通聞斯於形迹亦甚疎矣而其忱恂則可亮也我公道德淵源得之東魯文章蘊藉本自西京而耿介之心不同流俗精白之志直追古人樹立卓然蓄養有素是以世知模楷士樂陶鎔藉指授者卽有法程經品題者遂爲超異上下稱服遠近宗依莫不慕其景光想其風采而頃者璽書特下寵命崇頒當塗謂爲出格之榮識者猶有過時之歎蓋滯留旣久望實彌隆朝之伫用方新而

人之屬望尤切固有如此者況份繆緣意氣夙忝交知者乎歲月唯春福履當倍更祈順時納祐以慰鄙私至祝至祝

答勳部百泉皇甫公

公固藝苑先登明時作者而猥以同志復念通家繆承獎借之私屢荷慇懃之雅昨周始甲已枉瑤章頃及稀年更填綺調何公之善言必再而厚誼無窮也古有一字踰於千金片言等於華袞者而況我公采百家之英粹爲一代之宗工稷下談天而諸生皆退郢人歌雪而千人益稀此其遇之不常得之當重明矣份固當百拜以謝什襲而藏不敢忘也但份質本薄弱病復侵尋賦

非長卿而素多渴疾才非公幹而數苦沈痾加之阮籍
多疎嵇康積嬾昧無言不酬之義懷有德未報之忱時
一思之卽復抱悵今惟有感刻之甚而增媿赧之深耳
大雅之詞非麤俚可步不能自己聊復效焉茲以答章
敬書便面尙容專遣更布欲言不悉

答侍御周乾明公

昨聞我公下車以寬大之德出精明之政不假聲色而
事體肅然不露威嚴而風裁丕震每見按屬之吏部治
之人莫不愛戴惟殷而稱服尤甚生嘗竊歎謂數年以
前時頗溷濁矣邇來振刷雖號清明然而世喜紛更士
多立異以爲不刻深則不足以自表不猛厲則不足以

取名故或於朞歲之間而盡革其一方之故專以操切爲事搏擊爲能而訟訐益繁刑獄益眾是以人心日以薄民俗日以偷此誠有識者之私憂而非盛世之所宜有也每以爲世之所尙士習已成雖知其非或未易變必其道足以自信才足以自持卓然有定於中而毅然不奪於外始克能之而以今觀於我公則誠有得於是矣今公不假聲色不露威嚴車轍所巡誠若無事者然人視公綱紀若山岳之不可搖遵公憲條若雷霆之不敢犯蓋山岳惟靜則望之者益尊雷霆惟不輕發則仰之者益畏此勢之必至理之自然也然非眞得於道則不能以違俗而自安非充裕於才則不能以輔時而爲

治公既兼備他日所以相太平之世成雍熙之風使天下得見有道之作爲服眞才之運用者豈淺淺哉又豈但浙中之感而已哉鄙人既託相知豈敢徒以諛言相奉而此實政體所繫治道所關欲公知所見之稍同可以益諒而欲世知所言之近正可以其勉以是雖多煩瀆而不容已耳高明必能察之兩承貺儀殊感厚誼但份擯居於草莽之野得公造福於桑梓之邦雖絕不相聞猶足爲慶顧茲貽贈屢致勤倦銘刻雖深而愧悚實切此後倘蒙存念但得一爲寄聲則寵藉多矣不敢復勞腆惠以軫高懷也言實由衷萬惟照察不悉

再答侍御周乾明公

適承翰教謙挹殊過慰藉甚勤感切之私不可云喻但
所委錄序其事鄭重有非淺薄所能當者竊念浙雖甚
陋向來頗列鉅藩凡典文衡必極天下之選況公道有
深造學有本原自宜發之筆端著爲楷式使士心有所
感動人才有所奮興不獨一省之光實舉世所賴也縱
以場屋事大百冗方殷按部政繁諸務尤劇一時或有
未暇亦宜擇其望實授之高賢方足以仰稱至懷不辱
尊命如份雖嘗慕作者之門戶窺古人之藩籬而稟質
素羸未能專力賦性復拙未能成章其在少年已無可
采今當旣老而精氣益耗衰病益增筆硯遂踈撰述絕
少四方之以文見屬者皆謝不敏辭矣況尸祝而越尊

俎庸工而代匠斲其又何以堪之撫已省衷實有所不敢者顧份浙人也公方爲敝省勞思欲成盛舉此誠桑梓之慶山水之榮鄙人旣產此鄉豈可輒虛重託且時日旣迫若又以書疏往來恐非一體相成之義躊躇反覆不能自安乃遂抱媿以承抗顏奉諾然公以高明主之於上藩臬宿望贊之於傍郡縣羣英拱之於下其間高見達識宏學博文濟濟於時何可勝數而菲薄勉強真恐無以副之特當草創一篇俟公與諸賢共相琢磨俾爲潤色耳使旋殊遽立而俟緘不能多及

答憲使孫長山公

曩以一日之役得交四海之賢茲皆荐陟天衢樹勳中

外其餘菲薄有龜籍焉至如我公者才猷表著志操彰
聞茲且秉憲名邦望崇當路入則履樞踐軸夾輔九重
出則擁麾建牙坐鎮千里皆公之事匪份之諛也份茲
屏棄草萊偃伏田野而得公輩顯榮盛世匡贊聖朝
則雖朽衰亦自慶慰每覽仕籍歷指諸公未嘗不若聆
謦咳而覲音徽也此實由衷非徒飾說顧以出處懸隔
山川阻修通問莫繇馳遡徒切耳使來承念寂寞之濱
注病廢之叟推許過當愛厚過殷甚非謫淺所敢當者
矧孫成穉齡偶叨末第何足齒錄而繆加獎借尤踰分
涯且反覆華緘則忻忭之情踴躍之意溢於楮劄發於
忱恂幸附通家切在一體固有若此者其爲感刻當復

何如但份適感風寒觸動痰疾當其猖蹶頗亦自危頃
方小瘳乃能致此使行甚迫草率不倫統惟亮察

與藩伯九山張公

份老不聞道毫無所知獨其好德之心服善之意則有
由於性生結於肝膈而不能自己者非徒以是爲納交
也昨一見公獲聞至教所謂獨得之語不落言詮躬造
之行是爲實德者也以是爽然自失躍然以興蓋自周
旋再三而不覺魂神之遡馳悃悞之稱服矣方將與公
登弁巖探龍洞俯東吳之勝槩望西楚之雄圖盡日而
遊中宵而返冀以繹有道之緒論親高賢之下風使塵
心覲而自消鄙衷悅以自解也前嘗訂約旣承允俞矣

而適當綰符遂爾違願茲旣踰月復值陽辰離別已深
節序忽改而大計將迫超陟惟新恐茲僻區不復能留
使節是以仰懷益切而欲晤方難真有依依不自勝者
外家織數事聊展菲忱徒見機杼之微申綢繆之念耳
知高明或能亮察也臨緘瞻戀不盡所欲言

與藩伯南臺魏公

份以鄙愚獲附交誼其相知獨早相與獨深每憶曩時
追從歷歷在目而迄今已三十餘年矣縱令人生獲至
百歲而光景已三之一焉則此後歲月其可把玩者復
有幾哉且彼此兩地相去數千里向猶擬公宦遊或過
吳越則份之衰老尙可冀一晤逢而今公又謝政歸矣

閩越睽違山川修隔卽欲通問猶每甚難而況望清光
思素愛欲一見得乎以是臨書甚爲感愴蓋肝膈之交
骨肉之厚所居旣遠復當暮齡則其因而興思至爲淒
楚者非獨兒女之仁亦丈夫之所難免也吾南臺以爲
何如南臺竭力畢誠奉職樹業昨者讐平賊難輯綏黎
元人方稱其勲勞而反以邁誣詆旣而積久公論漸明
遂乃踐更多所敷歷謂外則填撫方域內則贊襄廟堂
行且伊邇矣而公輒抱高志曾不少忍須臾一旦掛冠
遂栖林壑使其有纖介不釋毫髮縈心者能若是乎王
陽晤時備道公有去意已而得見邸報始信其然蓋公
素少宦情尤乖俗好功名之念本薄出處之際自輕故

能灑然不留飄然難挽有如此也斯豈所謂綽綽餘裕者哉份自歸耕伏在田野頗識隱居之趣眞爲拙者之宜甚覺優游時多暢適乃知郭蔣之好遁張邴之逃名固有以也今公行亦見此矣顧份菲薄之質迂庸之才譬之冷灰不燃逝水莫追甘心遺棄遂以自怡而公一時屈抑舉世共推譬之鳴鶴在幽老驥暫逸雖復偃蹇終將飛騰出處旣殊指趣或異似未可以同日論也然飲酒不已同於一醉仕宦靡極同於一歸縱吾南臺復用於時有所自効於世然其優游暢適恐不能忘於林居也南臺且復以爲何如別來屢承寄問兼辱贈遺遠而不忘久而靡厭南臺之所以爲古道也但份處在荒

僻頗乏便風適因玉陽之行聊爲附此臨緘增悵不勝依依

與太保傅鎮山朱公

昨得邸報知公有此不勝驚愕以公之才足以幹旋四海以公之德足以卓冠一時以公之度足以包括庶品而尙生嫉妒致此構排豈公之任事太眞執法太過或有從中爲之地者耶抑名忌太盛功忌太崇或道家之所禁者耶將騏驥暫息然後千里鵬鵬暫徙然後九萬所以養其全力收其全功蒼蒼者抑之目前而成之他日意固有在而非人之所能知耶然觀去國而馳驛者少矣況乞退而進階者則份仕宦數十年所未嘗見者